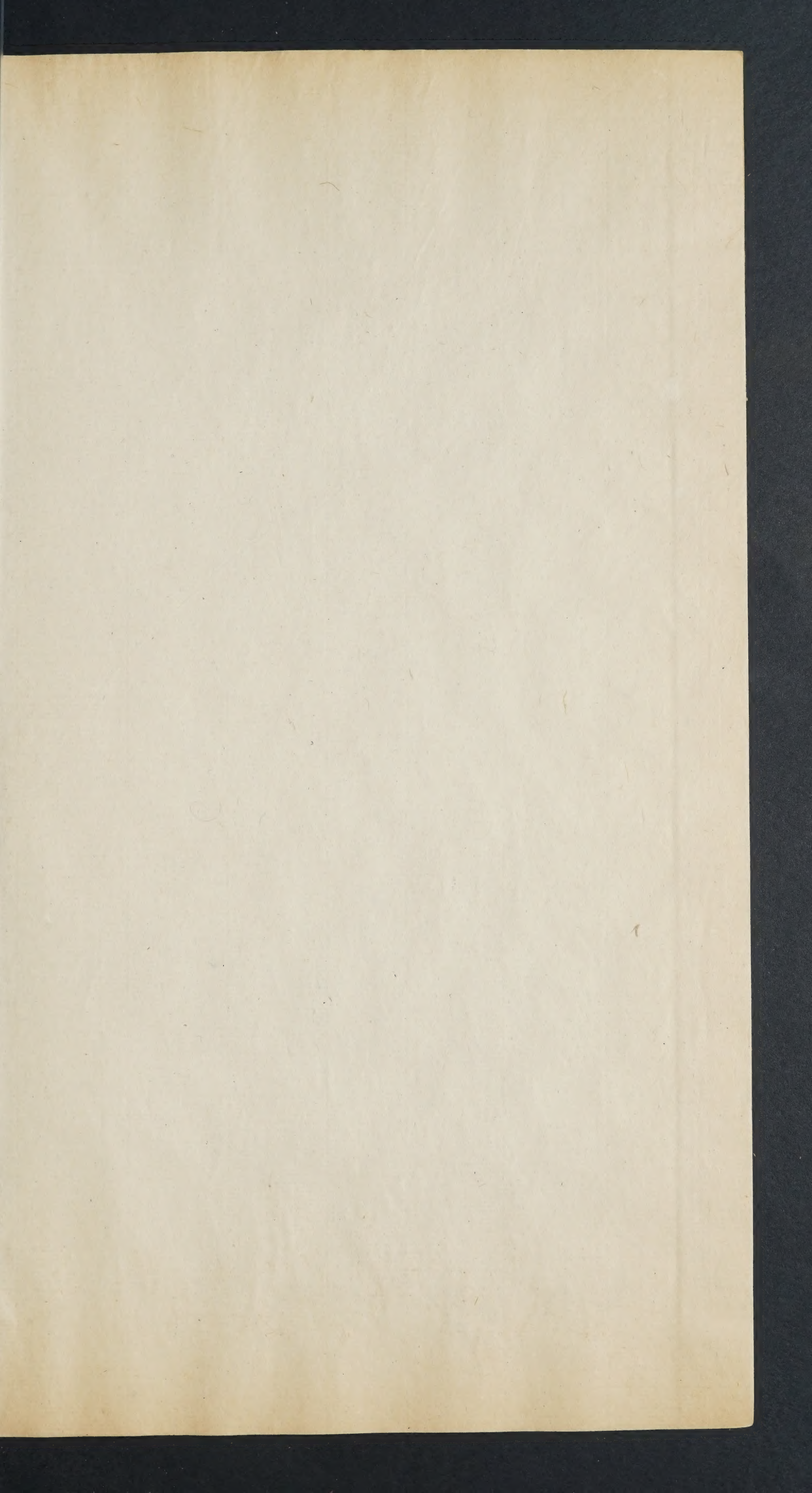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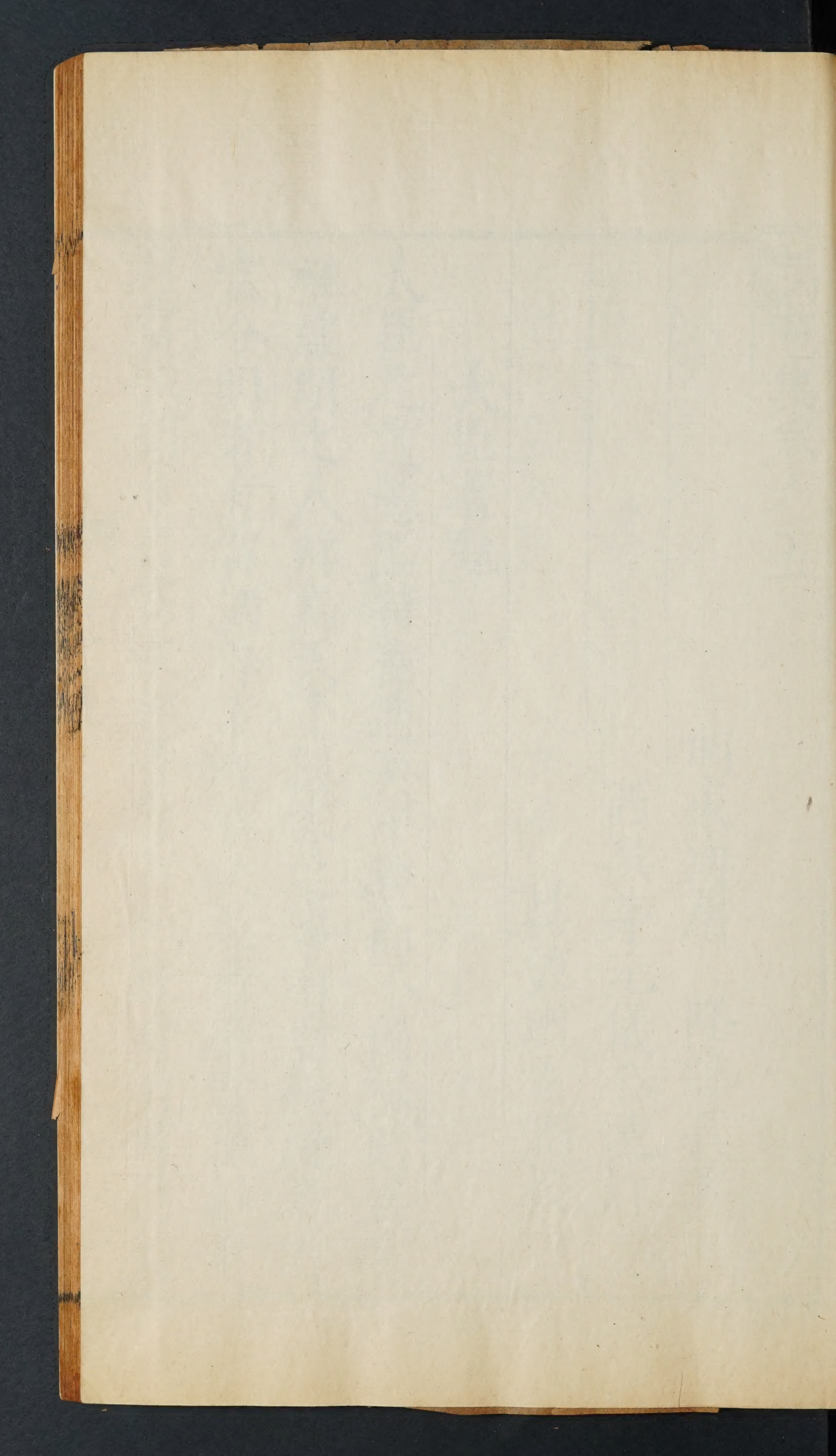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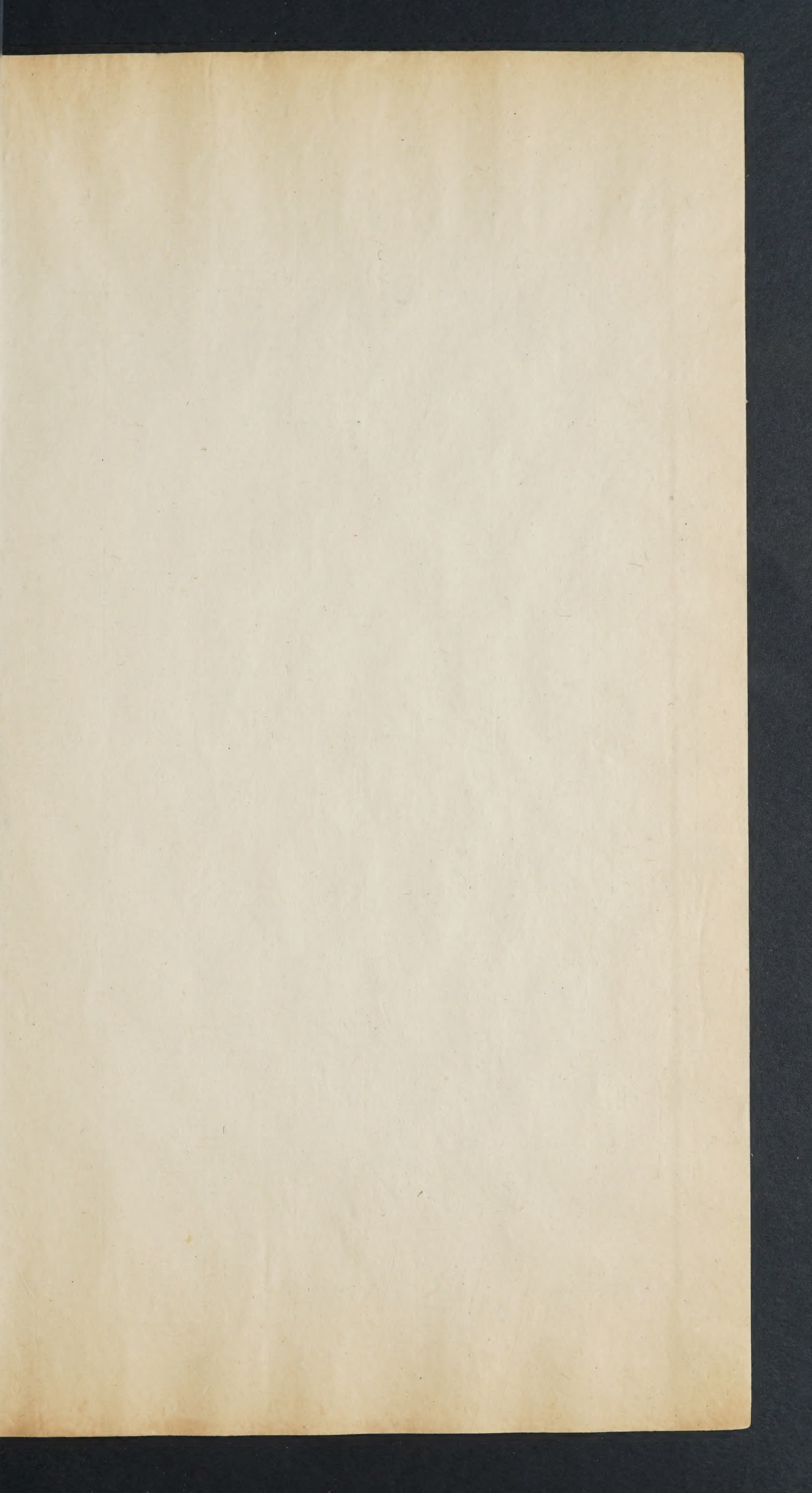








潙苞集卷之五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大臣蓍龜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偏則爲害惟虛明之人辨焉天下國家之事有當朦朧者有當分明者有當調停者有當决裂者有當簡靜者有當振刷者有當柔和者有當剛嚴者有當圓轉

者有當執持者有當深沉者有當開朗者有當廣愛者有當公廉者有當學古者有當通方者當朦朧而不朦朧是爲苛察當分明而不分明是爲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爲過激當決裂而不決裂是爲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爲生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爲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遲耎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執拗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嚚不深沉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愛則物不蒙

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
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
擘畫膠固而難行夫大臣之道若斯之純且備也
則其任豈恒人庸品之所能勝哉諺云不啞不聾
做不得家翁又云宰相鼻吸三斗醋察見淵魚黑
白太別非大臣體物情不附是故若愚若拙若暗
若訥忘恩讐混人我無露巳之精神無發人之私
隱謗我不怒譽我不喜沉光埋照故曰朦朧大臣
居銓衡之地司甄別之權而模稜持兩端何以定

國是必也分忠邪辨善惡某忠賢當進某邪佞當
退某事善某事惡某言之當某言之不當如此則
合國是如此則違公議明目張膽不辭勞怨使盈
庭聚訟者不得混淆臧否故曰分明國家有疑難
重大猝急之事或廟謨邊事或吏治民瘼或盜賊
竊發或朋黨排搆大臣從中砥柱兀立不激不隨
從容和解必得當而後養千百年和平之福故曰
柔和如周公詹公以忠厚立國焉然或一於柔和
則委靡逕庾釀成頹廢則正色端範獨持風裁黍

山壁立人莫得而狎近故曰剛嚴始謀非而後策
是則舍前從後已見失而人言得則舍已從人不
執成心不護已短惟其是而已從如轉圜故曰圓
轉破狐疑之心去不斷之意吾所執者是萬夫不
奪也故曰執持喜怒不形震憾不動汪汪千頃莫
得涯涘是大臣之器也故曰深沉不藏町畦不設
城府洞達光明青天皦日故曰開朗口誦萬卷腹
絓千古明先王熟典故以文章潤鴻業以禮樂佐
太平故曰學古知人情識時務不師心戾俗不泥

古妨今無墮腐儒迂曲之見故曰通方愛黜首惜人才并包兼容與天地同量故曰廣愛杜私門絕請託苞苴不行門庭如水故曰公廉要其根本之地在已一時動於意氣攘臂奮袂取快目前恐事不妥更生他變必也如調絃和羹不急不緩不甘不苦故曰調停或事機貴猝應物情有牽制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灼見機宜拔劍折矢計在必行私昵不能牽羣議不能撓利害不能奪故曰決裂國家以無事爲福好名喜功生事滋擾它日

誰任其咎尊淸靜之風守畫一之法與國家相安於無事故曰簡靜或大利當興或大害當除風靡俗頹法敝人玩勢必當一餙治而因循荒宴吾身享逸樂勞苦以待後人天下事日以大壞必也厲精努力而爲之革弊竇塞禍源以貽後來者無窮之利故曰振刷陽春肅殺雖曰並行乃肅殺所以濟其陽春此天道也肅殺之氣太盛則陽和駘宕無由發泄此申韓之所以禍天下也體好生布元氣爲國家秉精誠存莊敬正心愼獨是後世大臣

雖任其咎者清靜之風守畫一之法與國家相安
於無事故曰簡靜古之大利當興政大害當除風
俗頹法敝人玩遊必當一飭治而因循荒宴者身
享逸樂勞苦以役人天下事日以大壞必也厲
精務力而為之革弊實塞禍源以貽後來者無窮
之利故曰振肅陽春肅殺雖曰並行乃肅殺所以
濟其陽者此天道也肅殺之氣太盛則陽絕言

著靈也

明目達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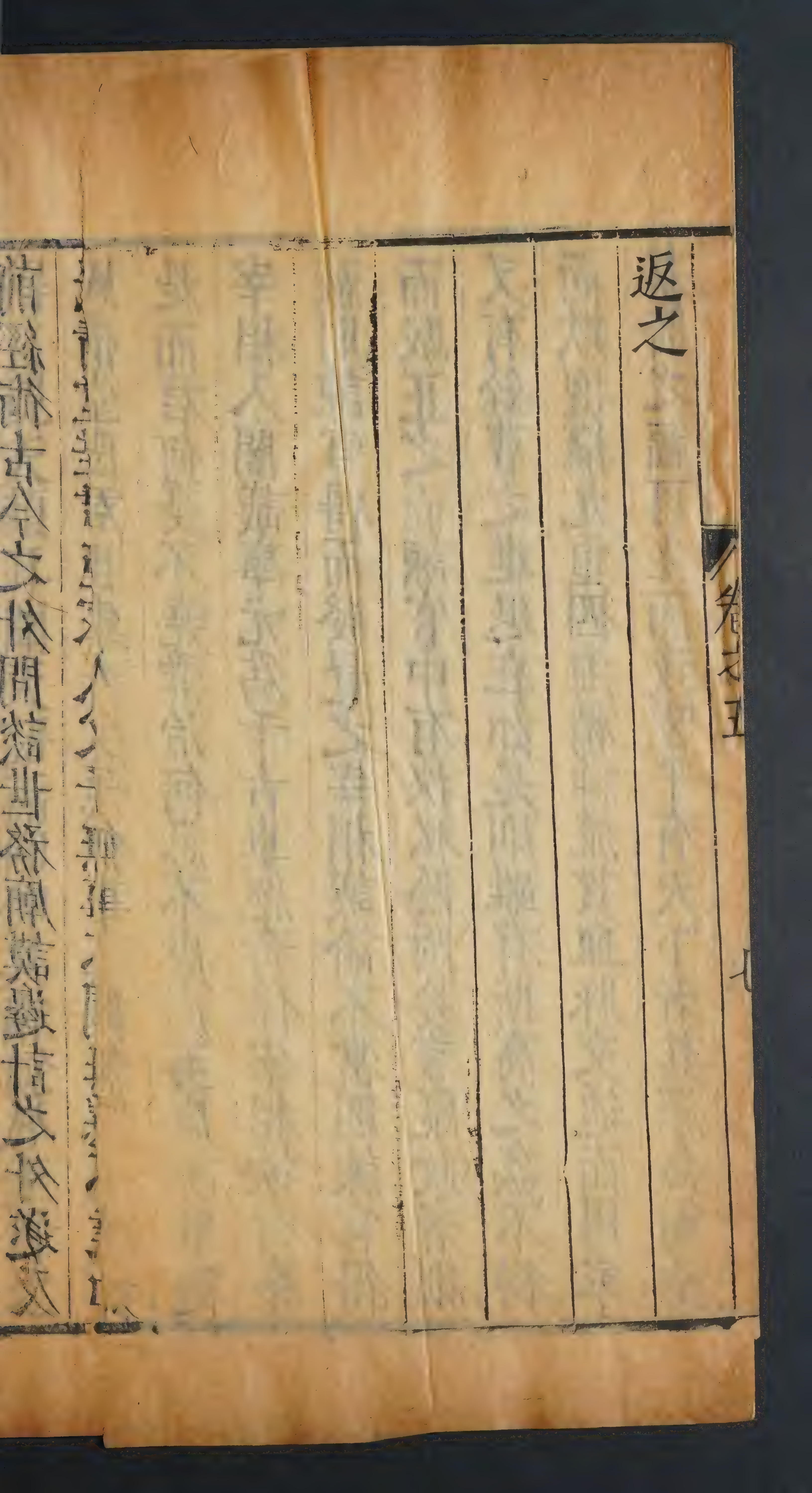
人主生於璇房瑶席長於宮嬪貂璫目習珠璣耳厭歌吹其於生民利病之故國祚安危之幾是非邪正忠佞善惡之介何由而知側身虛己明目達聰所以廣采納而防壅蔽古帝王臨御尊嚴恭默與後世同而延接采訪無論在廷在外小大臣工郎封人田父工瞽芻蕘皆得親至人主之前有所陳説人主亦爲温顔降色而聽之故事幾之隱微閭閻之疾苦姦佞之盤據忠賢之伏藏皆得洞見

悉聞至尊之與萬國精神血脉貫流通而無所壅
閼此君德聖明而國運昌熾有繇也至秦李斯趙
高欲蔽主專權恣行胸臆乃欺紿二世令人臣罕
得見其面以爲尊貴惟日居深宮爲淫樂而已國
勢土崩盜賊蜂起天下危亡在旦夕上不知而下
莫以告斯高壅蔽二世昏愚作鑒萬古後世乃不
惟二帝三王之師而尊君卑臣多襲秦舊上下懸
隔内外睽絶厲階爲梗久而沿習莫可如何余觀
創業英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不

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制詧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憲範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絕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如漢文帝愼夫人與后同坐袁盎引卻其座諫文帝唐玄宗時縣令皆得燕見問以理人策韋濟具對詞理甚善從臣向子諲奏事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潘默成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弟舉此三事其時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朝君臣只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掇拾老儒庸熟數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復敢設獻替一言講畢而退率以爲常而羣臣所入章奏又多忌諱莫有盡言者下情何由而上達上德何由而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虛懷博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召對無擇公卿百官無拘內僚外吏皆得目覩天顏耳聞天語而仰伸其辭說於至尊之

前經術古今之外問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
民情堂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
是而君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事尤爲千古卓絕奇偉宰相欲行壅
蔽則諫官得而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則諫官得
而駁正之而諫官中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則
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是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
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神流貫血脉交通而國家
綦隆之福可坐而致嗟乎有天下者其深念而亟



返之

砥障

夫搆木茹皮緝髮冐首鶉居鷇飲臯昇風化豈不醇然太朴哉事省法簡民物顓蒙盡其性命咸登壽考有德者衆推以爲主稍爲整齊約束不知繁華不知恣睢君人者無大南面之樂而其去之也輕於魯縞快於釋負便于脫屣世道漸降風氣漸開文物漸盛詐僞漸長法煩秋荼罔密凝脂治民甚詳民亂愈滋搏噬患起爭奪俗成朝夕帖危莫必其命氣數使然如人之始孩情竇啓而必衰花

之蓓蕾枝葉茂而漸謝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力而挽之亦自有道秦之俗薄漢之俗厚漢之民即秦之民也五代之風衰宋之風盛宋之民即五代之民也有世道之責者豈可任其頹波而不爲之砥障哉

延祚

太公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夫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漢高祖光武其次也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唐太宗宋太祖是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秦始皇魏晉六朝五代是也或曰堯舜最仁享國及身而止何也堯舜無我其澤及後世不必其祚延後世也況唐虞之亂作賔承祀綿遠無絕則亦不

可謂之短促也

○保邦

陳氏專齊則君子知齊必爲陳氏有王氏擅漢則君子知漢必亡於王氏晉寵信戎狄則君子知晉必以戎狄亡梁納叛臣則君子知梁必以叛臣敗唐方鎮握重兵則君子知唐之禍必由方鎮宋盡收諸將兵權則君子知宋之難必由武備衰弱以此推國家治亂興亾之故所謂雖百世可知也善于保邦者求其故而豫圖之庶禍亂可弭國祚永昌矣

保邦

陳氏專齊則君子知齊必為陳氏有王氏擅漢則君子知漢必亡於王氏晉寵信戎狄則君子知晉必以戎狄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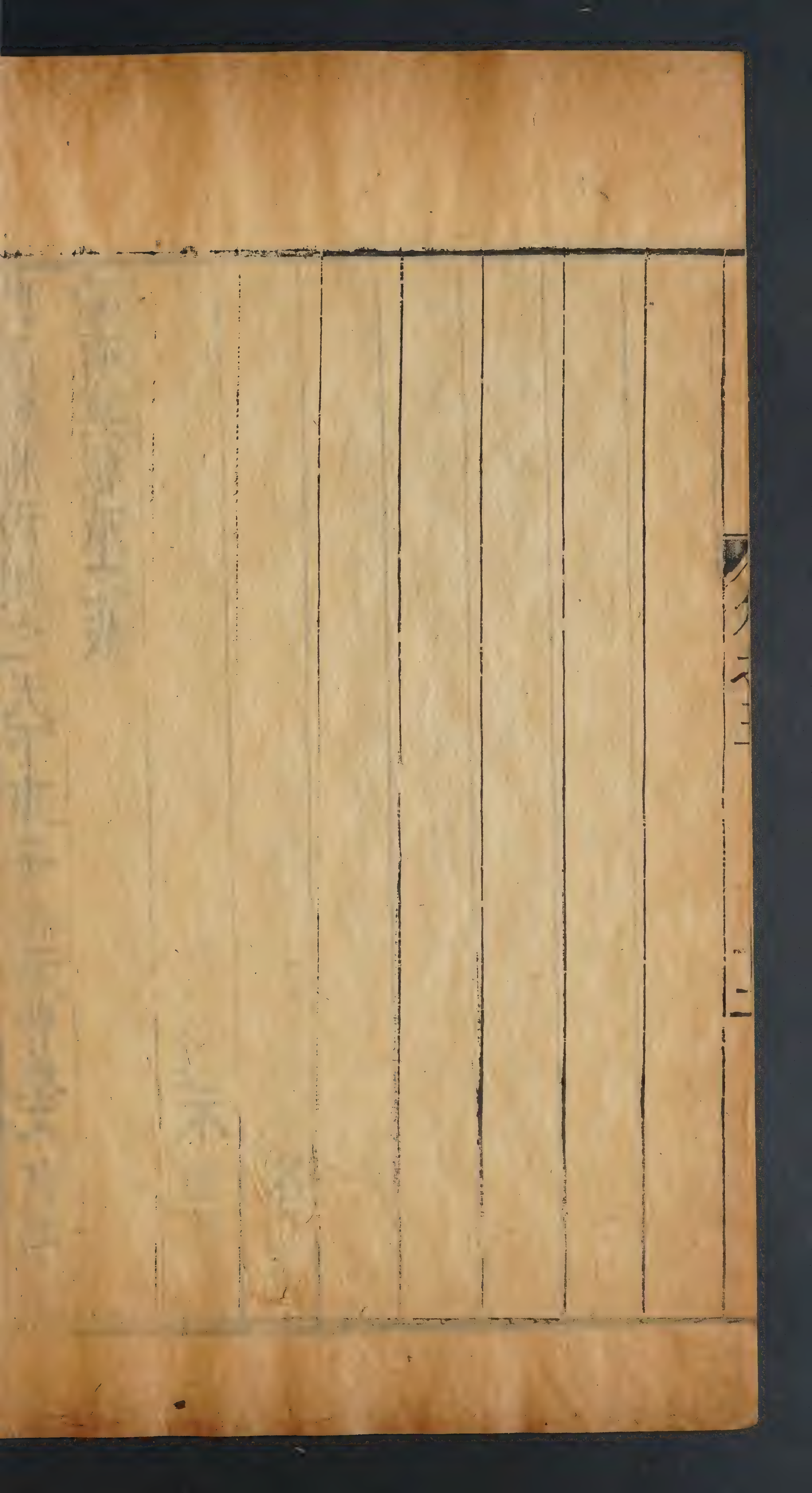
唐方鎮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意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禜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與之如口腹之得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

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
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
身好華衣宅好其弘廠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
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
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
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傳聲名獵大
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汰
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狼籍以爲吾即止
於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

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每每倣若曹壞不有陽禍
必有冥報戒之哉



○無慾

大臣當國以天下萬世之公擘畫大事勿參以己見勿雜以私心其量欲寬其氣欲平其體欲厚最宜加察者在親疎遠近之間余觀古今大臣其初心亦欲杜私門章公道顧見之不明持之不定大權在手漸改初心人之守正不阿者惡其異己雖賢必抑選耎善附者喜其親己雖不肖必扶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尊體統而固大權或有眞以異己爲不肖以附己爲賢誠細思之千金之子必有奔

走之人大臣權利既極誰不垂涎望風旨則利無窮立崖異則禍叵測自非百鍊之剛鮮不從風而靡而可以從違順逆之間定其人之賢不肖乎故余嘗謂惟無慾之人乃可以爲大臣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斯眞無慾者也宜其相業粹白矣胡椒八百石鍾乳三千兩者已不足論嘗讀李德裕平泉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以平泉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
爲權貴所奪則以先志泣而訴之貪癖如此立朝
烏有可觀哉

塵而可以從遊蹟之間於是人之稱不有益
余嘗謂佛氏之人乃可以為人皆
掩豆孤處三十年身處被皆稍待以舉人者三
餘家范仲淹思僧九族通人親疏而能言之口
鳥有石可聽詩嘗待一說馬以行相道鑑說者也
為攤貴游秦與以先志益而請之人倉卒收其立時
以手泉一石一石木與人者非畫千弟也吾百年後

○選舉

昔漢末用人率以貨入買官詮曹列肆拜官儈易家鬻銅臭者市井而大官貧乏阿堵者英俊而枯稿選舉拔擢多非其人故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鷄仕官者旣以訾市官則以貪取息溪壑無耻賄賂公行政濁風頽天下日以亂亡晉重門第好容止崔盧王謝子弟生髮未燥已拜列侯身未離襁褓而業被冠帶膚清神朗玉色令顔縉紳

公言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
口習清言綽約嫣然動相誇詡鄙勤朴而尚擺落
晉竟以此雲擾唐工詩賦士習儇輕崇飾風流蔑
棄行檢附勢躁進不聞恬寂賦明河執虎子或結
宮姬或投宦寺或附權相或託優伶一通朝籍輒
宣盈汰家列歌舞官設聲伎湖守以部女而媚杜
牧韓滉以歌妓而奪戎昱武氏以碧玉而殺知之
當時士大夫勳業止於詩酒聲色而已唐祚之移
大都坐此　我國家以經術取士鎖闈列棘糊名

易書主司所收士卒不預知其姓名里籍故請託不行苴苞不入止程文秔羅眞材不論高門寒畯潘美左醜重經術輕詩賦不尚浮華抑絶奔競士當官任事一以勤敏愼慤爲先不事淸談放熙遊燕登臨山水流連聲伎爲服官大禁淸議嚴而國法峻士大夫有朝夕矜矜愛名惜檢圖策立功二百餘年來士風端潔吏治修明　國家寧謐穆哉綦隆矣近者荆州擅政陰賊暴恣多慾行私戚黨依馮勢焰鼓煽縱橫有司望風叩門鑽穴童子何

知白丁不學諸生分代撰文主司競爲供帳勢要子弟高坐棘闈飲醇啖肥而裒然已登危科上第布列清華矣而富貴鉅家亦因以請託入賂公道遂廢私門大開督學掄材之吏又多有愛少賤老收炎棄凉才不貴其宏淹筆止取其輕儇釀成浮薄漸以陵夷而士於微時亦曾不留心性命講求世務期他日出而操履公忠建立粹白光榮竹素不媿天壤而日夜惟望一旦策名天府先據要津貴埒金張富儗王石則大丈夫得意之秋矣甫挂

朝籍出膺民社置　國家安危生靈休戚悉不問
而汲汲爲潤囊橐廣田廬計以軟猾媚勢要以圓
巧奉上官以彌縫補敗闕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旣
收嘉譽不失其下憤之爲盜賊而其上愛之爲龔
黄受其欺掩者卽貪殘亦不覺也啻其承奉者卽
覺之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志意並伸身名俱泰閒有清白自將拙宦自許善
拊黔首恥奉上官不虐鰥寡不畏强禦砥柱於波
蕩之中者則咸笑以爲怪迂詆以爲矯激而獨行

不顧孤立無援大家媒孽上官憎嗔摧抑之撼頓之必敗而後已夫墨巧富厚而馳騁里閈榮誇廉拙摧廢而悽涼妻孥怨訕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剛有不作戒而改轍者哉由今以譚士風不可謂清吏治不可謂美公考課嚴選舉抑奔競獎恬退懲貪墨賞廉介非得當路者有道無私盡心倚手擘畫振刷以為厲而風行之其何能犁然一變乎

○用人

今世尠眞材寡實用厥有繇焉則制舉之學誤之也當其學爲制舉之業時曷常虛心凝神入尼軻理窟哉又無事講先王明當世之務維日鑽研論孟故紙學一二帖括語以應有司梯進取所希望不出富貴聲利間名挂逢掖而其心猶然市人雖日誦聖人之書而不聞大道天地之所以位日月之所以明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寒暑之所以禪人物之所以生皇王帝霸之所以升降古

今治亂之所以循環何以為禮樂名物何以為神化性命茫然也一旦出而應世學疎識寡目瞀古今曾無義理措置烏有足觀乎古之用人或以夢卜或以薦揚或以弓旌或以蒲輪或以賢良方正或以直言敢諫或以智謀勇略或以孝弟力田或以博學宏辭或以射策詩賦頓八紘設天網途亦廣矣水搜蛟龍陸挂麟鳳野無遺賢賢有實用此古之所以國享泰寧治登郅隆也夫國家之用人不都將相大臣則署諸司牧伯上調陰陽下康萬

壼內安宗社外寧邊鄙非小物也今以調陰陽康
萬壼妨內宗社外寧邊鄙之事而僅僅取之帖括世
雖有夔龍之德管葛之才隨夷之操曾史之行班
馬之文韓白之略而一不得志於帖括即英雄有
老死蓬蒿而已夫帖括果英雄之長乎帖括果足
以得英雄乎又今之宰相取之吉士今之吉士取
之一詩詩者今時之所大禁而取吉士則用之夫
今之宰相卽古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也其所職
經綸爕理事也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所爲經綸

燮理而取之吉士吉士則取之一詩無論詩鄙郎
其所爲詩高於李杜何關治忽大數而使郭汾陽
韓魏公諸公操筆爲詩未必冠絕秇苑一不得志
于詩則雖夙負公輔之器永絕台鼎之期矣非所
以收英俊而希上理也愚不自度妄立臆見制舉
之外當別開一途或備德行或負奇才或學識足
備顧問或辭賦足潤太平名流郡國取信鄉閭而
爲制科所遺者許有司特薦以聞　天子臨軒集
公卿大夫親試果有可采令得與制科士一體擢

用如遇非常之人則待以不次之位無拘常格以
制科羅英賢以特薦網遺逸庶可免明鏡盖厖屢
鎌刈葵之患乎以詩賦取吉士亦不妨沿舊令甲
但無多而太濫而又於中外諸僚中訪其有可充
館閣賛啓勿者咸許改入館職五品以上者竟充
宫坊六品以下者仍充編檢出自吉士者熟國家
典故出自諸僚者識世務民情如是而並收參用
必有可觀又不失朝廷隆重館僚之意不亦可乎
余觀唐宋狀元及第恒出授尉簿判幕等官翰林

學士毋出知州郡入仍居翰林則閣臣何以必翰林翰林何以必吉士諸僚何以必不得入館職哉

郎古起版築畊農而遷以作相者抑又何也

鴻濛之世渾樸未雕如玉之韞石如縠之在卵其風穆穆乎而未始波流不流胡防也中古朴雕漸以虛狡竇始開流始決矣決所以防也夫禮防世之物也先王制焉儒者守之尺尺寸寸拘不言俗細不嫌瑣是生人之所以爲命也國君卿大夫士庶有禮則安存無禮則危亡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斯須廢禮則法廢法廢則傚暴者肆人雖欲出門跬步而不可往欲杜門高枕而不得寧夫國

法不加於人主而人主猶逡巡不敢行其胸臆者以禮爲之防稍踰禮則淸議隨之也禮之於人非藩籬乎晏子曰今齊國五尺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晉阮籍乃曰禮豈爲我輩設此言非也禮以防人人人有防也嗣宗自以爲賢則禮豈專爲不肖設乎我故賢必不踰檢曰何以禮爲則禮之防有時乎不到矣汰以蕩者不藉口邪故不可以爲訓

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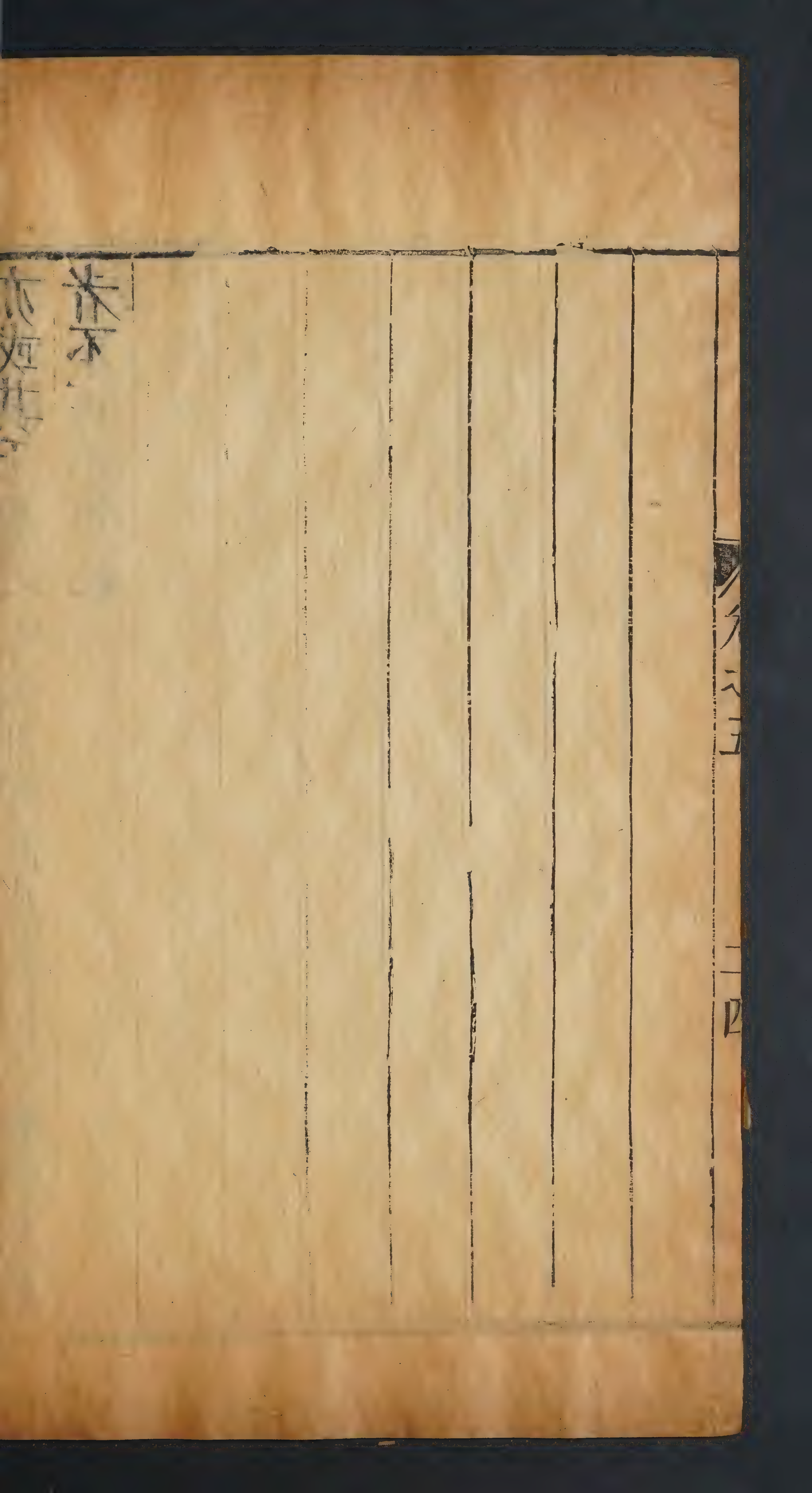
兵有正有奇奇兵取勝英雄之長筭也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二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陳餘不能用遂敗于泜水周亞

夫討吳楚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殽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卒破吳楚諸葛亮伐魏魏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危計不

從鄧艾伐蜀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遂以破蜀左車之說陳餘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左車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後信謂左車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左車之計固信之所深憚也武涉

之計亞夫聞言而即入若以石投水卒用其計以破吳楚鄧艾從陰平間道入蜀先是姜維請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後主惑于黃皓不從武涉之計亞夫納之李左車之策陳餘不能用而韓信知而畏焉鄧艾從陰平入蜀姜維亦豫料及此信乎英雄之見略同也孔明不用魏延之計如入公不死從斜谷坦道自足禽獻馘懿不必乘危然延計自是出奇成功可必英雄所怎乎而孔明不用蓋疑延之為人不敢付以大事

亦或其千慮之一矣耶臨敵應變出奇無窮爲將
者不可不知也



茶本。

○南北備倭策

東海布衣屠隆敬陳備倭之一得以貢采擇以安國家事隆明州人也生長海壖少遭倭亂究心世務頗曉夷情方今東夷陸梁邊報洶洶觸目感心不能自默聊吐愚見惟明公財察竊念倭酋關白者起廝養卒徒手篡取倭國吞六十六洲遂併朝鮮陰謀入寇狐突鴟張勢甚猖獗計其入寇之地東南則犯閩浙交廣東北則犯遼東登萊是以備倭之策南北並急顧寇東南則其志小寇東北則其

志大寇東南則未必犯東北寇東北則恐并犯東南何也寇東南其志不過虜掠寇東北則不軌之謀叵測自世廟以來我浙兵屢與倭敵習而積強北兵向未當倭易生恇怯浙兵固倭所畏也以故東北調發南兵往彼防禦此倭所覘知也計其入犯東北必分兵併犯東南牽制南北使東南自顧不暇何能策應東北謀必出此況近聞關白大兵稍屯住本國遣將吞朝鮮吞朝鮮者北犯屯本國者南侵此不可不慮也今倭奴聲言渡鴨綠窺遼

東以愚策之未必然賊若志在虜掠遼東則遼東
荒涼之地掠無所得若妄圖不軌則阻隔山海關
道里遼絕恐以渡登萊犯山東則窺天津窺臨清
窺淮安皆便道賊計必出此且倭酋譎詐多智去
年聲言犯閩浙使閩浙設備乃忽去而吞朝鮮以
窺遼左今年則聲言犯遼左使遼左設備或忽去
而渡登萊以窺神京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又不
可不慮也○以東南備倭言之其說有八一曰議防
汛我浙兵船每歲各分數十艘散處陳錢馬跡下

八山諸汛地巡哨防禦與其截之於登陸不若遏之於外洋此誠上計殊不知此僅可以待小醜耳非所以備大舉之寇也隆聞倭船一隻我兵船數十猝遇之尚邐環顧退却未敢輙前投以矢石攻以火器見賊勢稍狼狽然後合圍而攻之賊船來至二三艘便未必敢攻若大隊連艅多至百十外洋兵寡力何能支今宜收集各汛兵船聚在關隘咽喉處所併力防守兵分則勢孤而力弱聚則勢盛而力強又倭奴之入內地若必由定海關而入

則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悉力防守可保萬全不知
後海沿邊一帶賊船皆可登岸故必盡收外洋戰
船分布沿海一帶賊可登岸處並置防守庶保無
虞也往時摠兵官每年汛期止往舟山發兵防
汛遞年俟摠兵親出外洋身犯波濤之衝遠涉鯨
鯢之窟斯亦忠勤勞苦矣第此可行于承平之日
若防大舉必須坐鎮咽喉要地斯可以號令諸軍
指顧遠近遠出外洋驟遇波濤洶湧煙霧溟濛戰
船彼此咫尺不辨大將于何而調衆軍于何而禀

令紀律不肅進退無主此危道也大將主坐畫運
籌諸將則摧鋒陷陣兵家常法不可易也一日講
戰陣倭奴善用長刀跳梁衝突疾於風雨提刀向
空躍舞使我軍仰視而忽從地砍來此其長技我
軍卒以筤筅長鎗制之彼刀未加而我鎗已及恒
以此取勝然必列火器火箭鳥銃之類于前而後
筤筅長鎗于後遠則攻以火器稍近則制以長鎗
列如堵墻堅如山岳此岳飛之所以破兀朮也方
今破賊之法莫善火攻凡火攻有十三有火筒有

火銃有火炮有火櫃有火匣有火牌有火車有火弓有火弩有火彈有火箭有火磚有火鎗制度皆有法妙用皆有機賊遇之難支當之立糜不可不留心講究也雖有利器有如我軍望風而逃何所用之故將帥於平時當精訓練之方臨敵須嚴督陣之法而為將者尤宜身先矢石以為三軍倡將領逡巡退縮而欲卒旅鼓行而前無是理也一曰議設伏伏者用兵之奇也賊方縱橫馳騁而我伏兵忽起或衝其胸或擊其背出其不意蔑有不勝

何也兵者氣也我埋伏而猝起我力方銳彼氣先奪腹背受敵首尾難支考之史策自古豪傑名將未有不以伏兵勝者奈何近世之舍此而不講乎

世廟唐順之萬表嘗募僧兵以巨棍擊倭立斃賊衆倭敗亡走僧兵逐北至一街巷居民夾道賊伏兩旁伺僧兵前追從腰腹突出盡殺僧兵無一得脫者夫倭能用伏我中國兵何獨不能乎況東南多溪山險隘林木陰翳尤宜設伏今爲計如我兵三萬以一萬四面埋伏要害以二萬與賊交鋒或

失利或佯北誘彼至於伏所一鼓齊發賊可立盡此制禦夷狄之一奇不可不亟講也一曰增兵艦往來兵數船數止可以平時防禦小醜今防大舉豈可復限於舊數哉衆寡不敵名將所難况今調發南兵北征南盐單弱急須增造戰船多募精兵或謂　朝廷錢粮不給嗟乎譬如人家無事則小費亦惜一旦有非常之事即大費亦難辭夷方謀大舉入寇中國洶洶此何時而可惜財費哉有如賊得志于我所殘破亡失何限而拘局若此當事

者所宜急請于 朝力圖增置者也一曰實城池毎見賊入臨境守臣驚惶惟以愼守城池爲急閉關塞竇不放四野居民入城此是失策也城郭郊野並 朝廷赤子何忍棄之于急難賊掠得之益張其勢故一有賊報即宜號召四野居民挈室入城樓住一以實城增守使民聚而不相離一以埽境清野使賊至而無所掠但居民入城之時不可不嚴加查詰也一曰愼城守賊來攻城萬姓驚懼守臣宜鎮定神守以安人心慷慨意氣以激衆志

凡一切矢石標鎗飛砲火器皆豫備釆智謀募敢死張聲援砍賊營皆當留心又須于城下内地每間數百武掘一坑坎埋瘞大缸豫備薪柴水料吊桶臨時燒煮滾油滚水之類賊或肉薄而登望下澆灑可以助矢石鎗炮之不足而又須多備竹木繩布軟梯以便登城防禦蓋一城階級相距甚遠萬一賊攻於此而級遠于彼恐登躡城垣搬運水火不及也賊之攻城恐其有佛郎機法煩地雷之類衝壞埤垷城垣則急取巨木置柵架城以捍賊

入若不豫猝何以應至如張巡之守睢陽欲射賊首不識則佯示矢竭令賊走告以知其人城中射矢巳窮則夜縋藁人令賊亂射以收其矢臨機應變九攻九却出奇無窮此又存乎人之妙用也一曰審策應勢有輔車兵有犄角宜相地形之利便就道里之遠近豫爲派定以某處策應某處以某軍救援某軍或相持之間益張聲勢或危急之際忽遇援兵我氣既倍賊膽自落有不勝者否也一曰察陰陽陰陽五行生剋中有妙理生者勝剋者

不勝我生則彼尅彼尅則我勝彼生則我尅我尅則彼勝我生不能有而或反爲敵乘則敵大勝我尅能善用而反起而乘敵則我大勝從所勝則寡可使衆弱可使強立于必不敗之地敵不知其所以然而入吾之彀中從所不勝則雖衆易寡雖強易弱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入敵之彀中自古英雄豪傑所以百戰百勝而無敵於天下者率精此理顧其訣由口傳妙由心悟非可筆紀而書載非可家喻而戶曉爲將不知是盲者之索塗耳　以

東北備倭言之其說有六一曰廣召募遼東登萊雖海道與東夷相通其不被倭患也久矣遼東北隣胡虜戍堡將卒舊有備設所乏者戰船至登萊之間海防甚弛戎旅甚寡近聞當事者聚集鄉兵爲防禦計非策也鄉兵非擾鋤儒夫則市井遊手既素無練習之功又不勝其身家之慮以此禦賊如驅羊豕格猛虎耳必廣募兵士精選驍勇當事者諭以忠義鼓以意氣教之陣法勤加訓練務令臨敵可用必勝在我即請糧於 朝派餉於民勞

怨所不可辭也如北人不習倭情不聞倭戰則當

敦召南人之知兵者教訓而練演之鎗筅不具火

器不備亦當召南人之善造者督造而習用之不

惟禦患一時亦北方長久之計也至造船一節亦

須市木板於便地召工匠於南方就便置造使舟

成而可至勿苦於駕運之艱難也一曰和師旅師

克在和乖異必敗赤壁之捷孫權劉備諸葛周瑜

同心共濟故能成功唐九節度之兵潰於湘州由

師衆而不和各主而事權紀律不統一也今調南

兵與北兵同處風土既異嫌隙易生功名所關疾妒亦起爲將吏者必力曉以同舟遇風之義共成王事之公不論南北無分主客使相聯如腹心相使如指臂如是則功成之本也一曰議戰具南人所置凡火筒火銃火炮火櫃火匣火牌火車火弓火弩火彈火箭火磚火鎗之類舊用之南方者于北方爲尤便平原曠野易于布列而尤便于火車列車如城發矢如雨賊莫能當也地既平衍賊易奔突北不習倭兵易驚氣則掠陣督陣之法尤不

可不嚴也一曰戒冒險當事者今議南北兵遠渡鴨緑直抵朝鮮地界于以誅討倭奴救援朝鮮横行賊中揚威絶域非不壯也顧其事勢有大難者嘗聞夷狄寇擾中原不聞中原横行荒服此亦勢然也以唐太宗之威親督大兵渡遼水討高麗失利而還他可知巳萬一渡遼之師敗亡則我軍之氣遂奪可虞孰甚焉不如頓大兵鴨緑之北岸阻水而陣悉力防守相度機宜或半渡而擊或近岸而截討不亦萬全哉一曰防餉道國家糧餉關係

匪輕萬一賊得窺之爲禍不淺似宜另設游兵一枝卒以良將督以重臣賊將窺天津則急走而護天津賊將窺臨清則急走而護臨清賊將窺淮安則急走而護淮安往來游哨不得辭勞此根本之慮也一曰重徐州以北則有順天巡撫以南則直至淮安始有巡撫南北相去不翅千餘里緩急有患猝難策應燕薊神京所在可無深慮哉故愚意宜於徐州南北咽喉之地增設一巡撫大臣置重兵一枝于以彈壓夷虜控制南北通咽喉之氣貽

神京之安當事者奈何不念及此乎南北備倭大
略如此至若總南北而論之其略又有八一曰精
訓練以教士卒士不豫練所謂驅市人以戰聽鼓
鼙而摇魂望旌旗而奪色鮮有不敗故必按陰陽
明生尅定主客審進退辨攻守爲主將者日與士
卒講究服習凡刀法鎗法射法步騎之類一一精
練熟閒使三軍各知戰意各曉兵法有所恃以無
恐必勝之道一曰明賞罰以激士心賞罰有重輕
有先後爲將者不可不知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雖湯武不可以用兵賞浮於功則人懷僥倖功高賞薄則士心不勸罪大罰小則衆無忌憚罪輕罰重則人不堪命故輕重之間當審也先賞而後罰則其賞易驕其罰易怨先罰而後賞則罰而知懲賞而知感故先後之間當審也自古亂亡之國將士離心豪傑解體僨事喪功爲萬世鑒皆起于賞罰之不明也一曰著恩信以和衆志投醪挾纊古之善用兵者卒得鼓舞聯屬之法鋒鏑一交生死呼吸自非素得士卒之心願爲大將死斷無成功

必也士卒之饑猶已饑士卒之寒猶已寒士卒之疾痛猶已疾痛寧已之受災而不忍三軍之茹苦寧身之不保而不忍失信于三軍精神肝膽常與將士流貫浹洽而無間如是而後可與臨敵戡亂矣一曰嚴紀律以肅戎行軍政不肅法律不嚴遇敵則退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而蹈必死之地惟法律嚴明使士卒畏將而不畏敵寧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程不識高熲楊素李光弼率以此取勝所謂節制之兵也一曰弘延訪以資長策漢高以

羣策而帝項羽以自用而亡曹操奸雄豪傑爲用
故基廣而業崇孔明智略一人獨勞故事蹙而身
隕爲主將者必虛懷折節咨訪智謀之士事苟可
濟謀不問何人功苟可成見不必已出博收而約
取虛受而精擇毋徒自爲尊大訑訑拒人何則天
下之變務無窮一人之智見有限也一曰破常調
以收豪傑豪傑抱倜儻之才負非常之志而欲以
拘攣曲局常人之格處之必不爲我用漢高於韓
信一拜而即爲大將先主於孔明三顧不辭屈體

古有朝爲布衣暮爲賔師斯稱豁達大度豪傑樂
爲之用不然必鄙以爲不足與言英雄之所望而
去也一曰重將權以舒展布豪傑掣肘難以成功
分閫專制君命不受今之將帥權從中制一一令
稟命于廟堂又俛首而受節制於監司文吏一錢
一帛一行一止皆不得自專爲將者志念不伸意
氣已餒尚安望其揚威破敵而立功名哉故事權
必不可不還歸與大將也一曰寬文法以責成功
馮唐之訟雲中守魏尚于文帝此千古之明鑑柰

何後世之更甚也爲將者方出意見方有舉動利害之形未見而三尺巳撓其前成敗之勢不分而羣咻巳隨其後將畏首畏尾救過自全之不暇而尚何暇于立功哉故紀綱雖不可以不立而文法又不可以不寛也隆業巳屏居物外稱黄冠道民學攝心鍊性之妙法而世事方艱隱憂時起雄心未死俠骨尚存以故妄有陳說鄙見如此惟當事者采而擇之未必無補若曰尸不越俎藿不謀肉當路者業有大慮安事此野人者呶呶爲則不佞

安所逃罪矣

鴻苞集卷之五 終

尚何服乎五功成後純綿雖不可以不立而文法又不可以不完也隆業已屏居物外稱黃冠道民然持心練性之妙法而世事方艱隱憂將起雖心未死俠骨尚存以故妄有陳說鄙見如此惟高主者采而擇之未必無補若曰尸不越俎非不謀內

老祖小照贊　大抵安事此野人若吸吸為則不佞

鴻苞集卷之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兵

老氏有言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言兵然必有道而後知兵何以明之有道者無慾無慾故靈而善察機宜有道者慈慈故能得士心而願為之死有道者了死生了死生故勇而臨敵不怯孫

臏吳起白起王翦曹操司馬懿桓温之徒皆無道而有機智善用兵無敵於天下然惟當其時不遇有道之士耳以無道遇無道則有機智者勝以無道遇有道則有道者勝此必然之理也令孫吳起翦曹馬當軒轅黃帝太公望張子房葛洪許旌陽佛圖澄陸法和之流立虀粉矣何以知之以司馬懿之用兵稱神矣與諸葛亮對壘累遭挫衂至蒙巾幗之羞而不敢出若天不亡漢懿其免乎以懿之神當孔明則不神矣故曰無當于有道也

○荒政考

夫歲胡以災也非五事不修時有闕政皇天示譴降此大眚則或小民淫侈崇慝積釁募醞釀沴氣仰于天龢雨暘恒若水旱爲災歲以不登四境蕭條百室枵餒子婦行乞老穉哀號甚而拾橡子采凫茈以爲食掩螺蜯捕鼠雀以充糧餒甚而斸草根剝樹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積骨若陵漂屍填河百姓之災傷困厄至此爲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視而不爲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貧無負郭值海國歲

侵百姓艱食流離之狀所不忍言余不暇自爲八口憂惶而重傷鄉父老子弟饑饉乃參古人之成法順南北之土風察民病之緩急酌時勢之變通作荒政考以告當世貽後來維司牧者留意焉一曰蠲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不惟饑荒之卹而追日而征之民力必不支不塡溝中則起而爲盜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曰薄征緩刑舍禁弛力西漢昭帝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

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唐憲宗元和七年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國以民爲
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卽命速蠲其租按唐人水
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
卹民如此其厚宋仁宗曰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
糧數十萬斛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償其悉蠲
之神宗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於是中書修
奏請蠲減賑卹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上御批大
水飛蝗爲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

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湻熈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元大德二年正月詔曰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殃已嘗蠲復賑貸尚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為率量免三分大德五年詔曰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大德六年詔曰比歲旱溢為災民不聊生民間應欠差稅盡行免徵大德七年詔曰比歲不登百姓困乏其大

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大德八年詔免災傷
去處差發稅糧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或與
免二年或竝行蠲免至大二年詔曰被災曾經賑
濟百姓至大三年腹裏江淮夏稅竝行蠲免至大
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竝行蠲
免至大三年詔曰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死亾
一切逋欠盡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延祐改元詔
曰被災去處皇慶二年曾經賑濟人民延祐元年
差發稅糧盡行蠲免　國朝洪武元年　詔曰今

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踏勘實災稅租即當蠲免宣德二年詔曰各處鹽糧稅糧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鹽糧稅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年三分宣德五年 勅諭各處有經水旱蝗蝻去處從實體勘災傷田土明白具奏開豁稅糧坐視不理者罪之宣德八年詔曰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拖欠夏秋稅糧人戶鹽糧及官軍屯糧子粒悉皆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課并各衙門見坐派買

辦采辦諸色物料顏料等及虧欠孶收馬騾牛羊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宣德九年　勑諭南京直隸應天蘇松府州縣今水旱蝗蝻災傷之處但是工部派辦物料即皆停止其不係災傷之處所派辦物料亦令陸續辦納不許逼迫正統六年　詔曰今年被災去處踏勘是實其該徵稅糧馬草子粒即與停徵備開戶部除豁正統十四年　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景泰元年　詔曰各處但

遇水旱重傷之處所司從實取勘申達覆實具奏
戶部量與蠲免稅糧天順元年　詔曰山東順天
河間地方為因上年積水未消不曾布種勘實具
奏該徵今年夏麥農桑絲絹悉與蠲免天順七年
詔曰各處被災府州縣所種田禾無收已經具奏
著巡按御史即與踏勘分豁以蘇民困其有具奏
會經肴免者該部即與准理不許重徵天順八年
詔曰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會經巡撫官踏勘明白
具奏即與除豁成化七年　詔曰各處拖欠稅糧

馬草子粒農桑絹布等戶口食鹽鈔錠商稅河泊
門攤課程差撥銀兩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盡
行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曾經勘實者糧草子
粒悉與除豁成化九年　詔曰被災之處　化九
年夏稅小麥絲綿絹疋戶口食鹽盡行蠲免成化
二十年　詔曰各處該納糧稅馬草子粒農桑人
丁絲綿戶口食鹽門攤商稅魚課棗株諸色課程
錢貫拖欠未徵者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悉與
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卽行勘實糧草子粒悉

與除豁弘治五年　詔曰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糧草束馬疋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揑作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徵不與分豁者詔書到日撫按官務要用心查勘是實悉免追徵正德五年　詔曰應天并直隸蘇松浙江杭嘉湖等府近遭水患民不聊生該年一應稅糧各該撫按官從公查勘量加蠲免以蘇民困余考之前代蠲租免稅何代無之而我　祖宗蠲免之詔更無歲不下　聖衷弘慈　皇恩湛

澂至今上眾屬萬國子惠黔黎尤肫切焉惟我貞
有司遇災即聞聞速且詳毋緩毋隱奉行 恩詔
務殫厥心使上覃至仁下霑實惠 帝鑒欣嘉神
理孚祐可不勉旃二曰發積蓄之粟以救饑傷損
有餘補不足天之道王者玉食萬方四海爲家元
元枵腹殆瀕死亾爲民上坐擁囷廩之饒而不急
救下民旦夕之命如爲民父母何民饑死且盡天
下土崩而上能晏然飽食高枕無是理也按月令
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賑之絶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
庾以濟民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
民無種食者魏黄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
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
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
州水遣使賑䘏唐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
䘏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
惟賑䘏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宋太祖
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

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
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軍儲尚百餘萬斛
可貸于民至秋復收新粟帝即命發廩貸民至道
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
種熙寧七年河陽災傷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
利以賑濟饑民六月詔常倉司衞判封權四萬九
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熙寧八
年沂州淮揚災傷特甚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
散孤貧戶元大德四年詔曰被災去處有貧乏之闕

食者所在官司量與賑給大德五年詔曰聞夏秋以來霖雨風水爲災南北數路民罹其害朕甚憫焉其議遣官分道濟卹大德九年詔曰諸處百姓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中書省其議賑濟毋致失所

我　朝永樂十九年　詔曰有被水旱闕食貧民有司勘實賑濟洪熙元年　詔曰有被水旱災傷去處闕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患宣德九年　勑諭被災之處人民乏食委官前去於所在官倉量給米糧賑濟正統四年　詔曰

各處有被水旱災傷闕食貧民有司即爲取勘賑濟勿令失所天順元年　詔曰預備倉有司常加修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　朝廷德意往往如此其在有司之良如畢仲游之賑濟耀州滕達道之賑濟京師張詠之賑濟成都富弼之賑濟青州皆擘畫得宜調停有法全活甚多號稱良牧夫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爲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爲之給散上之給散難遍有守候之苦下之喧閙日積有蹂

跆之患夏熱氣薰蒸疾疢易作群居露宿栖泊無廬爲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官之良富民之有德行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爲之總管稽查可也何爲零濟不如頓濟即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月應得三斗令饑民僕僕焉奔走而日領一日之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不亦可乎三日行官糴之法以資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

恐官府之囷廩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策須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轉糴於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糶與饑民即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糶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苦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即欲獨高

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
然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荳粟
薵蔔麥蕎蕨粉芝蔴之類益足充饑民恃無恐況
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饑獲濟若
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即勸富民自以巳資往來糴
糶民亦必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
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考
宋慶曆四年遣内侍齎奉宸庫銀叁萬兩下陝西
博糴穀麥以濟饑民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

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
二十次和賃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苴歸本處依元
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董
煟曰借内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糴糶以濟饑民
古人高見卓識已如此故此非余一人之臆說也
惟出糶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真正饑民人
不許過三石嚴查重罰毋爲商牙揭販者所夾混
頓糶展轉射利尤當嚴戢胥吏誅求役人抑勒此
不能禁事尾解矣四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夫

富者珍寶豐盈一身而外長物耳倉箱充溢一飽而外何加焉即令百姓垂斃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關軀命饑者稍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關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餘生之助官府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爲以此相勸有良心者必動昔眉州蘇杲遇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敗其業危於饑寒而不悔其後生子洵孫軾轍爲世大儒

光起門祚漢州李長者遇歲不登輒爲食以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數千乾道戊子民饑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始自紹興之丙辰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損不貲所全活亦無算其後孫寅仲登上第至禮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豈無尚義好施如二公者乎惟在上之人激勸而感發之耳而其本尤在司民牧者精誠以幹國豈弟以恤民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嵗支無餘乃先以巳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巳而富人皆爭效慕

出粟所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道
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
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夫上躬先仁義而其下
有不望風響應者否也又須懸賞格以勸民須科
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奬
以旌扁榮以冠帶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給以印信
一帖除重情而外預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
信彼見吾之中心欵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爭先
貪慳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勸誘聽其自願不宜

妄行科派強其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先自捐俸
以感竦士民夫有司之俸幾何詎謂其便足以賑
卹百姓而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在此也
五曰籍饑民之口以革冒濫夫上之賑濟以活饑
殍也非以助奸民也余見里役之報饑民也家有
需索人有納賄市猾之得過者欲為他日規避差
徭之地則賄里役以報饑民民之實饑而流離者
以貧無能行賄而反不得與則雖有賑濟之名無
救小民之死必也罪濫冒罰遺漏嚴勘結密體訪

如蘇次叅將饑民人口數合請米數實貼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名僞告首斷罪或拘集各役出其不意令各書報隔別互查或眞正饑民被遺許詣官自陳重治報役如此則濫冒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罔遺矣六曰躬賑糧之役以防吏奸夫官府之行賑濟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旣偸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克减於委役竊與尅者十恒得其七八而饑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枝梧虛文搪塞如朝廷之德意何必也四境

之內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饑民躬親
查給勿委人俟專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
委用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糧食簿籍分明計
給散糧食每一處共饑民戶口若干糧食若干每
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饑民曉然
各知數目如有管散人役尅減短少許饑民即時
首告以憑坐贓究問如律正官出其不意時一親
到彼處驗查則後人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七日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夫顛連無告之民城

市尚少村落爲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于城市而疎脱於鄉村城市之中饑戶稍有賑濟以爲觀美而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橫於道路塡於坑谷者不知其幾宋紹興中議賑濟事高宗曰拯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乾道中孝宗御筆批云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鄉野甚爲未均

卿等一一奏來大哉王言如陽春之遍幽谷大明之照窮簷爲有司者顧可不體此意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徧無遠無近皆吾赤子近處則正官親臨遼遠則委用廉幹而詳於防範嚴於稽查使無不均之歎可也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極貧者而設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便炊爨日煮粥以飼之賴以全活顧所最忌者羣百千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粥而或以道斃羣聚則穢熱蒸染而易以生災甚而管粥者尅

米而多攙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反以速民之死須慎選員役必躬親考覈峻加罰治斯役人不敢作奸悉遵法令逐鄉而煮分啚而食煮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群而不亂此法可行也要之愚意者煮粥終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也九曰設多方之策以弘仁恩夫四方之地土風懸殊災變之來時勢不一刻舟不可以求劒膠柱不可以調瑟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凡可以佐百姓之急

者術亦多端矣如漢鼂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後漢永平年間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董煟曰饑年食蕨根煮野菜拾橡子采聖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所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晉漢氏舊陂繕以蓄水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水去之後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以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給民使及春畊種

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程珦知徐州久雨珦謂俟可畊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荳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荳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于是盡籍境内客舟誘之運粟頼以無饑又古者行鬻爵令人輸粟照所入之數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每名入米三百石易度牒一道以活饑民遇饑行權及熟即止乃若范仲淹遇災荒募民大修營造而令饑者就工就食世人

不達以爲災歲興作擾民也而不知饑民反賴以
獲濟古人捄荒多方哉乃若出官帑銀而循環轉
運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糶糴此於荒政更
爲喫緊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十曰嚴揭販之禁以
袪市姦歲侵穀貴小民已不堪命而市井之猾牙
儈之徒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之家入市
出糶結黨成群邀截兜攬稍高其價而收糴之以
圖抑勒零糶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饑民之
所以日困皆此曹爲之也有司須嚴查察訪重責

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戢而穀價平矣十二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糴夫民情之趨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定爲平糶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慌強則有劫掠弱則有饑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强抑減而出官銀以行運糴卹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

勸富民悉力調停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
不平而自平矣范仲淹知杭州包支拯知廬州皆
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
明鑒也十二曰予民間之利以充贍養民間之利
如近山林者則有樵採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
池者則有梁罟之利近竈場者則有煎煮之利近
關津廠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於上暫弛一
二月之禁令饑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即便停
止而又為之嚴示約束不得乘機急行非法搶擄

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十三曰留上供之粟以需賑濟夫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之廩食有餘坐視赤子之饑餓而死而漠不爲之拯捄乎損太倉之稊米滄海之一粟而可以活萬姓之命王人者所當急圖也余考宋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別廩貯之以備水旱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留在州樁管上供米

三萬石以賑饑民熙寧中浙西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斗一二十萬石賑濟宋時人主憂民如此今　朝廷不聞詔留某項解京糧餉賑濟饑民所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取境内藏積糧儲量行給散能有幾何譬如霢霂小雨灑久旱龜拆之田其何能濟虛文故事良亦可哀也已今遇大侵願有司力請于監司監司力請于　朝廷留粟發粟如前代舉行者不然所司噤不敢出聲郎民間之疾苦何繇而上聞上人之德意何繇而觸

發乎而乃令明時賑卹之仁遠遜前代是所司之過也誠有能將小民饑餓流離乞丐轉徙死亾僵籍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於當宁而懇其留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即不然而言者未必便獲罪即獲罪吾亦欣欣甘之耳嗟嗟今南北水旱災傷殆遍而杳不聞鄭俠流民之圖蘇軾腰領之札慷慨激切爲下民請命者何也十四曰犯專擅之禁以救然眉嗚呼民命懸乎旦夕君門遠乎萬里閭閻之窘急星火矣吾不惟閭閻

之急是顧而惟私念其身家妻孥必請命而後行得報而後發道途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必轉于溝壑矣萬一請而不得則小民雖纍纍而就斃且盡亦付無可奈何而已故余以爲賑濟之事若猶可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燃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可也漢汲黯奉命往視河內失火遇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蕭復爲同州刺史歲歉京

饑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
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
兵部尚書宋慶曆年間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
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曰國家置義倉本處凶歲
今須旨而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楊逸為光
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
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
為嬴長他縣流民入界韶聞之乃開倉賑拯主藏
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歎夫

捐一軀以活萬姓之命仁人志士猶爲之況此舉不過奪官重則問罪而巳奈何顧惜而坐視百姓危亾況古人專之往往反蒙朝廷褒美然臣子甘黜罸以犯矯制褒美固非其所覬覬褒美而嘗試爲之難哉十五日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夫大夫專境外將軍制分閫戎事則爾荒政亦宜然小民之危亾展轉在呼吸之間而朝廷之決斷制命在萬里之外有司之觀望顧惜者多捐身爲民者少君相不長慮遙燭而稍假有司以事權小民之倉

卒奚告焉隋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采樹皮木葉或搗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官廩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百姓安得而不餓死天下安得而不敗壞乎宋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余讀此詔每爲感泣而頌聖明有司非除吏之職無封拜之權而古惟救荒則給空告身空名度牒與之而令得拜爵度僧專而行之豐熟乃罷古之良有司有不俟請命徑自截留上

供者有專制發粟歸而伏罪者朝廷非但赦其罪
狀又從而褒嘉旌異之無非優假有司全活黔首
此在荒歳權宜不嫌于下移旁落惟君相深計而
熟圖之耳十六日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夫天子
燕饗賞賜每一舉動輒費鉅萬小民曽不得顆粒
入口枵腹而終亦可悲矣漢桓靈隋煬帝唐德宗
俱享四海之饒擁紅腐之積穀粟如糞土珍寶如
泥沙而黎民阻饑罔知收卹奔亾破敗詎云不幸
周禮荒政眚禮蕃樂曲禮歳凶年穀不登君膳不

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
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
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穀梁曰大侵之禮君實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
而不祀漢景帝以歲不登令馬不食粟徒隸衣七
緵布東晉烈宗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供御所須
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
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從停省唐憲宗宮中用帛皆
計其數而惟賑恤百姓無所悋惜在朝廷稍事減

捐不過省一飯一賞之費便足延閭閻萬姓之生
亦何苦而不爲乎十七曰立常平之倉以善備賑
按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廒倉穀賤時增價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
倉原取惠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初非較計出入
利息以足公帑故增價以糴須照歲熟之大小減
價以糶亦須照歲饑之上下無歲不糴無歲不糶
斯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唐宋力行此法甚利小民
我　朝亦倣而行之柰有司不肯著實舉行一切

文移虛應故事當穀賤之時不設法增價買糴以致倉中空虛稍有所積一遇饑荒則又受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糶積于無用閉爲灰埃僅僅以一紙教令勸民間之出粟以爲吾救荒之事畢矣爲民上者事須師古計在利民設法買糴令其常盈絕別項之那移計吏斗之侵尅常糴常糶出陳易新不可不講也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朱熹社倉議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本府給常

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至十有四年量支息米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諸路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公私儲蓄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

收息米二斗愚以爲利息頗重每石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倉通行但古行義倉法于田畝正税外别徵升合以入義倉在廉吏行之則可貪吏將借以濟其多取之私擾民不便愚意謂之義倉乃尚義樂施之名官吏尚義則捐俸以買糧富戶尚義則出貲以入粟上以好義倡之而風巨室大家起而樂和必如是而後可耳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在官既有減價平糶則不必出令抑勒而可以潛壓下穀價復有賑濟則與平糶奈用

並行何荒不救在糶則止許饑民之零糴而不許販戶之頓買在濟則務由城郭之百姓以遍鄉村之極貧如是庶乎水旱有備流亡可免矣然而漏落僞冒重疊等弊不可不嚴查而釐革也十九曰豫救荒之計以省後憂夫當事變未來而豫爲之所則意思整暇易於擘畫及其事變既至而後爲之圖則手足冗迫難以支分蘇軾曰救荒卹患尤當在蚤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熈寧之災

傷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事蓄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繼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水旱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終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斗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

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皆所歡呼官
旣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
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
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
處置之力也趙抃知越州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
縣被災有幾鄉民能自食者幾家當廩于官者有
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之者有幾所庫錢倉
粟可發者有幾何富人出粟之家有幾戶使各書
數目以對得饑民若干粟若干豫爲設法賑濟另

女分日而給使衆無相蹂又爲給粟之所於城市
郊野若干處又告富人無得閉糶又出官粟平價
自糶又僦民修城領工價就食又民取息錢者告
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許爲責償又男女有棄者
收養之又爲病坊處疾疫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
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
抃經營綏輯纖悉畢備皆先事爲計越民賴以不
災古人旱見如此如見目今大水大旱大蝗知將
來必饑輒豫爲之計或豫檢踏災荒之田豫沓報

被災之戶早申災傷之文早借備賑之粟或豆麥蹲鴟蕎蔔蕪菁芝麻之類可種則躬勸率百姓廣種各鄉或豫發官帑銀給委忠實齒德富戶往隣郡豐熟去處糴米穀雜糧以待平糶或勸誘商賈客舟運粟以來而許爲存䘏護視主糶焉或豫查境內巨家富戶而結以恩信優以禮貌勸以陰德怵以利害令其各有顧惜桑梓之情凡此皆豫之道勝也余城中一貧寡婦見去歲大風水知來歲必荒手織巾布鞋襪及出室中什物令其兒日日

入市雜易大小豆麥松花蕨粉芝麻之屬磨碎炒乾雜作爲細粉而積數巨筩至今歲果大饑日取滚湯攪而啖之終饑荒之月食尚有餘他人多餧死而獨此婦無恙令官民之志皆如此婦也則何饑荒之足憂哉奈何有司日惟優游堂上捱歲月而望遷小民亦惟苟度目前臨饑荒而失措故豫備之道不可不亟畱神也二十曰先檢踏之政以免壅閼水旱蝗蝻之後田禾被災矣若非正官親臨逐鄉履畝檢踏災傷而令首領及吏農里老人

等往而虗應故事或反需索滋擾則在先之覈災不實而後日之救荒何據乎此隱漏重冒之弊所以紛紛也二十一日時奏荒之疏以急上聞夫天子端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而無遺即如境内災傷矣百姓急須告災于有司有司急須申災於撫按撫按急須奏災于朝廷朝廷以萬國爲一體必不至視而不爲之拯救萬一報遲則上人易以起疑而救災又恐無及此伊誰之咎乎二十二日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吏好諱時和年豐以釣聲譽

而諱言饑荒水旱以損功名故恒有匿災異以不
聞甚或飾饑荒爲豐穰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
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
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諛以說上意耳夫已則竊
豐穰之虚名而使百姓受仳離之實禍有人心者
忍爲之乎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
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
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此乎貶澡南浦尉代宗

此一事稱聖矣往年吳郡大水吳中一令悉力祈
禱冒雨遍歷各鄉督率修築圩岸堤塘他郡邑潰
侵而此邑頗不爲災及御史入其境見田禾芃芃
秀實謂令曰人言汝邑獨不災果然不謬令曰以
使君所見乃傍官河田易行耳救故得不災其四
鄉腹裡低窪去處壞不能救者多矣令安敢冒不
災之美名而貽百姓以大患爲令若此一令可哉
二十三曰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夫救災于有事
之後不如防災於無事之先田地之高燥者宜有

以蓄水以備旱則池塘河蕩不可不濬也田地之低窪者宜有洩水以備潦則圩岸隄防不可不築也我　國家設有水利之官正所以專管講求邇年以來有司皆視為故事漫不經心水旱無備也非一日矣顧　朝廷特發　明詔申飭諸道監司督有司有司督糧塘里役者實修舉修舉者有賞廢墮者有罰分別勤惰以示勸懲有備無患此之謂也二十四日躬祈禱之事以回天意成湯六事自責自為犧牲而甘霖立應唐文皇願移災朕身

以存萬國不忍蝗虫食穀而吞之寧食吾肝肺是歲蝗不爲災古帝王尚爾何況有司乎夫天高聽卑英靈肸蠁靡敢不孚但天體尊而神理赫其非凡夫假意虛文可以一呼而應亦明矣有司之祈禱者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冠帶騶從而不肯習勞僅發一牒躬一拜了事而已多歧其心二三其德悠悠忽忽念罔在民以此爲禱而輒欲回神譴召天和吾知其必不能也持齋素斷嗜欲畏天怒哀民窮首宿罪悔已愆內辦精誠外厲勤苦

易錦繡而素服屏車從而徒跣蒲伏而終朝長跽而百拜暴日而焦枯沭雨而胝濕涉遠道而不辭觸蛟龍而不畏上天加災下民且死吾何惜一身以謝萬姓必感格而後已如是而天心未有不回者也古蝗不入境霖雨隨車豈偶然之故哉二十五曰勵勤苦之行以感人心人雖嚚頑者亦有良心可感而動吾平日爲吏廉仁而祈禱勤苦士民業已見而心憐之即如欲勸士夫之賑濟發大家之葢藏則不遣隸卒不行符票方巾野服芒屩徒

步而遍詣士民之家爲之降其顏色温其言辭優
以禮貌風以德義憂戚之意發于面目誠懇之念
見于舉動以吾平日之居官兼以此時之誠切士
民必感而泣良心既動何物不捨何民不從如是
而有恝然漠然絕不愍念官司慷慨舉發者此則
豺狼之民良心盡滅不妨痛懲一二以儆衆庶捐
糜身家我亦何求爲百姓耳能令百姓人人願爲
我死而何事不濟余叨賴上青浦令身嘗試而知
其必然願良有司之聽之也二十六曰廣道途之

賑以集流亾有如旁郡縣皆饑聞吾救荒有法或流移而來雖非吾部中之赤子然仁者一視之情寧得恝焉而聽其枕籍而死乎熈寧詔曰流民所在州縣每程人給米豆一升余觀宋人壁畫屋舍安集流民曉示流民許令在流寓地方諸般採取營運支散流民斛斗米豆數目安泊存卹救濟最爲周悉今郡縣有司遇有他處饑民流亾入境亦必委曲而爲之給廬舍散糧食設醫藥惟力是視以免其道殍此不惟爲天子收集流移而已之積

累功行亦不少矣二十七日申保甲之令以遏盜
賊饑荒之時盜賊易起喘息餘命斷不能大譟橫
行不過爲鼠狗之計以苟旦夕蜉蝣之生姑息而
不爲之撲滅則燎原可憂輒用重典而悉置之法
則饑寒可憫防戢而底定之烏可無術哉但獲饑
盜爲之大張其威聲稍寬其捶楚待以不死號令
于市以令喧傳當自解散二十八日省荒後之畊
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即畊種亦苦
無本具吾屬爲省視畊種無食者量濟之無農具者

量爲處而給之或勸富戶借貸借具於貧民而令
貧者爲之出力畊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以糧食
償之有司須於畊種之時暫輟政事親歷各鄉補
助勸率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有如此自然勸奮
境無惰農農無荒業矣省畊省斂古人所行今何
可廢也二十九日申閉糴之禁以廣通融左傳僖
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本境而言

則他郡如吳越然以天下而言則一體若手足自
多豐熟坐視隣災蓋恐爲外處搬運致本處亦荒
不知吾不恤隣萬一他日吾荒彼亦不救卹我非
惟示人以不廣其于王者一統之義何如也考淳
熙降旨諸路監司不許遏糴今　朝廷宜勑監司
憲臣出榜曉諭不許諸路有司遏糴違制者覺察
申奏夫唇齒相倚首尾相應災變流易緩急有賴
也三十曰墾拋荒之田以廓民產分東西南北區
畫設勸農官數員選有身家德行良民爲之正官

親督履畝查勘荒田若干于拋荒戶下即與豁糧募佃人承領開墾或許原戶歸而復業量其人之丁力領墾若干給與工本糧食若富民愿自備工食領墾者亦聽三年免其起科三年之後然後起科益旣免稅糧復給工食招來有法勸諭有條人誰無恒產之思荒田盡墾國課漸增百姓殷富此在淮揚蘇松之間多有之向設屯田官員爲此也爾拋荒開墾今尚未盡則亦舉行者之不肯實心任事也如境內無拋荒田地則督率勸農官一意

每歲省䑕無分荒熟力本重農自有司事如近日建議北方新開水田於北人甚利葢北方地勢高燥故宜種二麥而其間登無可開種水稻者兼而行之始議爲難數年以後爲利溥矣奈人情駭于驟與難於慮始巨室沮撓持議不決殆可深惜凡此三十條者皆救荒之要策經效之良方余考證古今間參己見不略不迂頗得肯綮夫余藿食者睹記時事有槩于中蒿目而睞焦吻而譚余則過矣當事者采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附救荒休糧方

黑豆一升去皮 貫仲 甘草各一兩 白茯苓

吳术 縮砂仁各五錢

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鷄頭子大入有蓋磁瓶密封若每嚼一丸則恣食百般苗葉可爲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亦無毒甘甜與進飯同太平御覽內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搗松栢葉水送令下以不饑爲度粥清送尤佳

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最善

辟穀休糧方

白麪一觔　黄蠟四兩　白茯苓一觔去皮

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煎餅先清齋一月飽食一頓七日不饑再食一頓一月不饑若要食物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茯苓湯亦可

休糧養道方

白麪六觔　香油二觔　蜜二斤　乾薑二兩炮火

白薑四兩　甘草二兩　茯苓四兩　黄米三升

右八味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食一飽飯隨後服一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三盞一月不饑若要解藥力煎葵菜湯服之食飯

梁仙方

貫仲一觔用槌槌碎水煮出味去渣量水十碗煎至六碗再入白朮四兩甘草二兩同豆一升煎至水盡爲度晒乾收貯遇饑荒之時將豆兼諸草食之並無草氣可以抵饑且貫仲一味如天行時氣用半觔在水甕中可救一鄉之病

山谷救荒法

黑豆一石貫仲十觔將貫仲細剉與豆相拌𣂼䣛著水慢火煮熟去貫仲將豆連汁晒乾空心日食五七粒後隨意去取百木枝葉生食皆有味可飽

唐劉景先救荒仙方

用黑豆五斗淘洗乾淨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大麻子卽火麻子四季皆可用先搗豆黄爲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荳黄令勻用糯米粥合和作團子如

拳頭大入甑内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於瓦礶内盛蓋不令風乾前服二團但以不饑爲度不得食一切别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饑如更服永不饑也不論老少男婦俱可服食令人强壯面色無有憔悴渴卽汲井水或研大火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喫物用葵菜子三合碾爲末煎湯冷服

千金麨

蜜二觔　白麪六觔　香油二觔　茯苓四兩
甘草二兩　生薑四兩去皮　乾薑二兩炮
右爲細末拌勻擣爲䰟甑内蒸熟陰乾爲末每服
一匙冷水調下可得百日不饑其麪以絹袋盛之
可留十年

可晒十年

一是冷水調不可得百日不饑其效以細嚼嚥之

右為細末拌勻搗為硬膏內甑蒸之陰乾為末每服

甘草二兩　生薑四兩去皮　乾薑二兩炮

蜜二斤　白蜜六斤　香油一斤　茯苓四兩

古今官制沿革

自周六官廢秦設丞相曰相國漢設一丞相以御史大夫副之後改曰大司徒而東漢因之自晉以至宋爲尚書門下中書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事或左右丞或侍郎宋至孝宗分左右丞相其佐仍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中書令左右丞相同令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我　太祖高皇帝監宋元丞相專權誤國革宰相不置而以政事分屬六曹亦猶漢光武監西漢末王氏世執國政

遂移漢祚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也臺御史臺也閣
館閣文學侍從之臣也翰林學士掌纂修國史譔
著文章侍講讀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叅密勿謀
議號爲内相學士者翰林官之長大學士學士之
長也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
二近改華蓋謹身二殿爲中極建極唐宋間有某
殿學士某閣學士故號閣老古有史官太史太史
令掌修史起居注起居郎掌逐月記事以授國史
今則一以翰林院兼之翰林院古無其名東漢置

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異同又置蘭臺東
觀蘭臺有令史東觀有校書郎著作郎而天下文
籍皆在天祿閣石渠閣延閣廣內秘書之室翰林
院始於唐學士之號始於六朝大學士備顧問文
臣非相也今兼師傅保六曹尚書則是宰相矣由
翰林入內閣遷入密邇近侍埀直院直殿直閣皆
稱文學侍從之臣也大學士秩五品若不兼六曹
京師止騎馬不兼師傅保朝班在尚書下學士在
唐稱內相則我　朝館閣稱相始此也太師太傅

太保三公也少師少傅少保三孤也閣臣兼之豈非眞相哉王世貞曰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　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間已意故下屛息也創自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我　朝之優寵儒臣至矣宜其文學之盛甲於前代也吏部冢宰戶部司徒禮部宗伯兵部司馬刑部司寇工部司空準周官謂之六卿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大九卿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

尚寶司翰林院國子監順天府上林苑謂之小九
卿詹事府春坊輔導　太子之官以翰林院官充
之重　東宮亦重翰林也最尊者太子太保少師
傅保次太子賓客次詹事次春坊詹事詹省也謂
東宮講讀之事皆其所當省察也春坊春東方也
卽東宮之義也洗馬猶云前驅也　太子出則當
直者先騎爲導也洗鮮去聲庶子古者以掌天子
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學與其教令故云庶子國子
監國學教育諸生官列於卿秩重國學也內閣兩

殿中書掌書　制誥翰林院起草中書手書也吏
部總領進退百官謂之太宰我　朝既不立丞相
吏部之尊無上隱然一相矣古司徒掌土地貢賦
卽掌邦教故曰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今戶部則專
東土地戶口貢賦錢糧矣古有大司農司農卿太
府卿掌邦國貢賦百司官吏廩祿今總屬戶部禮
部掌邦禮凡朝會燕饗宗廟祭祀冊立婚喪貢舉
出使諸大禮無不屬焉兵部掌將校兵器邊隅武
備戎政刑部與大理寺並掌刑獄刑部主議辟入

罪大理寺主評駁矜疑大理寺即古廷尉工部掌
百工營造及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古有水衡官今
工部屬都水虞衡是也古有將作監將作大匠今
總屬工部都察院臺卿御史臺郎總謂臺官今都
察院稱内臺按察司稱外臺俱上應執法星故冠
服俱用獬廌左都御史古御史大夫副僉都古御
史中丞十三道御史其屬也御史大夫秦官漢因
之位上卿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
中丞以其執法殿中故曰中丞中丞在殿中執法

外督部刺史御史周時不過賛書記事之職至秦漢始爲糾察之官糾彈不法百僚震恐以其爲糾彈憲臣故雖爲臺卿屬而不相控制與他屬官不同在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掌天下圖書史籍不主彈劾彈劾自秦漢始也後漢亦謂之蘭臺掌秘書是猶存周官遺意也至今日則專掌糾彈而秘書文學專屬翰林矣漢時侍御史出巡方國號繡衣直指使者即今之巡按御史也六部都察院司務檢照諸廳皆六卿之記室也通政司掌傳通

章奏言語古納言之官也漢給事黃門侍郎此侍郎秩卑非今之亞卿也給事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於中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以進奉匏爵以贊獻而兼奏事進諫不專掌拾遺補過之職至專掌拾遺補過則有諫議大夫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官今六科給事則專掌諫議矣故今時遂稱給事爲諫議爲言官御史給事並爲言官而秩止七品八品彈劾百僚權重秩卑此 祖宗之深意也尚寶司掌 朝廷寶璽

卽漢之符璽郞也太常寺古者掌邦國禮樂郊廟
社稷之事漢書曰太常古官書云伯夷秩宗典三
禮卽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曰太常與
春官宗伯相叅古稱奉常亦曰淸卿古有太祝協
律皆隷焉光祿寺古者掌邦國醪醴膳羞之屬惣
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光祿卿漢爲光
祿勳太僕寺古者掌廏簿太駕監廄車馬周穆王
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故太僕寺號爲冏寺卿爲
冏卿鴻臚寺古者掌郊廟行禮贊道九賓秦官有

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卽此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亦鴻臚之屬也行人司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輕賤者遣大行人欽天監古太史局令也昔少皞以鳥名官鳳鳥氏爲曆正至顓頊命南正仲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

告朔於邦國又有馮相氏保章氏並典天文漢置
太史令掌天時星曆歲終奏新曆凡國有祭祀婚
喪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
掌記奏之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
爲之古太史令修國史兼掌天文司馬遷父談並
爲太史令令欽天監專掌天文矣唐改爲渾天監
又爲渾儀監開元間又改爲太史局宋爲司天監
有靈臺郎保章正挈壺正天文院上林苑續漢書
曰上林苑中禽獸五軍都督府古樞密院也郎古

太尉大司馬諸將軍五代託肺腑其權據宰相上宋專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爲之至我　朝則專屬武弁矣掌軍政位尊地重而無事權錦衣衛即古金吾衛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起居注天子出幸主先導以備出入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復掌京師盜賊又有衛尉衛尉巡宮内金吾巡宮外以擒奸補猾漢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爲執金吾其官之雄壯尊榮至今猶然緹騎今之校尉也

宗人府卽古宗正卿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漢書曰宗正秦官也掌親屬順天府尹古京兆尹周秦爲内史漢景帝時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時更名右内史爲京兆尹左内史爲右馮翊後更名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畿甸居重馭輕故府尹與外郡太守懸絶秩列九卿秦罷侯置守其後始有方伯郡守縣令布政司古之四岳郡守縣令古列侯子男也二千石刺史此二官名不明已久故人以刺史卽

爲太守非也今人以刺史即太守者葢因見漢唐往往云以某人爲某州刺史故遂以刺史爲二千石不知刺史乃糾察管轄郡縣之官其云某州刺史者葢天下幾州遣幾刺史某人刺察某州自其所部之州而言故曰某州刺史非即二千石也葢二千石有司刺史監司也其後二千石刺史之名漸以不明隋開皇間罷郡以州統縣而州刺史遂爲太守刺史持節名存職廢矣至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仍用刺史巡察以今觀之刺史持節秉

憲巡察郡縣卽今之巡按按察司分巡皆監司也皆古之刺史也何以明之余嘗細考刺史沿革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監察之名始此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幷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六條大都糺刺二千石不

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不卹刑獄
暴怒殺人選署不公苟阿所愛及子弟恃怙榮勢
通行貨賂刺史悉得糾刺之是可見監察御史稱
刺史也漢成帝時何武與翟方進建議以爲刺史
臺官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
州牧位次九卿以糾刺二千石魏以來刺史都督
持節假節梁刺史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州刺史
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
軍事以此爲常隋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

夫都督也總管也備鹵簿持節鉞也皆非臺郎之職即今之御史中丞出巡撫事也是可見巡撫稱刺史也唐景雲二年改巡察刺史爲按察道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授旌節至德間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者并領都團練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刺十餘州小者二三州是可見今之按察司稱刺史也歷代沿革不同舉其職例皆古之刺史也今人往往以太守即刺史余故極論之如此則刺史之官但

授節鉞便稱節度使但稱節度體統便尊於刺史
非有二也而今以二千石即刺史蓋亦見隋唐間
州刺史即爲太守故也魏晉時有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黃鉞得殺二千石以下則今之總督總制軍
門也當時行丞相事尊至矣又唐貞觀中遣大理
卿孫伏伽等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舉刺牧宰以
下天授間發十道存撫使以御史中丞知大夫事
李嗣眞等爲之開元間置十道採訪使以御史中
丞盧絢等爲之竝用臺卿皆刺史皆節度使即今

之巡撫也古之都督今之總督大臣今之都督則止屬武將矣文獻通考云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葢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宋中葉以後監司尤多唐之都督也總管也節度也團練也都統也觀察也都護也觀風俗使也巡察按察巡撫也黜陟使採訪處置使度支營田使

租庸使兩稅使戶口使皆唐之監司也宋之轉運使也安撫使也提刑也諸項提舉也制置使也經略使也招討使招撫使宣諭使撫諭使鎮撫使皆宋之監司也唐元道州德秀云到官纔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宋蘇公曰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司馬溫公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皆病設監司之多也唐雖以知州爲刺史然必加使持節從三品職同牧尹則名雖太守實監司也布政司乃唐虞四嶽在元時爲中書行省

蓋外宰相也今則止管錢糧而轄於巡撫巡按位權輕矣然布政二品與尚書同則古行省之遺意也按察古糺察官吏差滿回朝今則常任矣按察司管刑獄都司管軍政與布政司各為三司都司權輕以時平不重武也布按二司各道官即唐諸道節度使之遺意也古無督學官惟宋置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置宣和三年罷今之提學即此也轉運使在唐宋間監司

之最尊者蓋都督總管等官按察郡縣官吏轉輸
水陸糧餉唐韓滉杜悰杜讓能崔昭緯等皆以宰
相充使宋太祖時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
歸王府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其重如此今
轉運司則專管鹽政事權甚輕至與郡守伍轄於
二司矣太守牧民有司也歷代沿革去州置郡則
爲郡太守去郡置州則爲州太守州郡轄縣至我
朝乃以郡轄州縣縣屬州者郡與州皆轄焉後魏
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

督帶開府將軍唐節度使皆稱太守持節等於監司然一時之變論其常則太守自是有司郡丞今之同知在邊爲長史掌兵馬別駕今之通判從刺史行部別乘乘傳車故謂之別駕亦名司馬亦名治中推官在宋爲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則古郡叅軍也縣令稱縣大夫何也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此時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

曰縣其實郡也縣丞簿古名典史古名縣尉古州
太守與郡太守原無分别故州佐貳與郡佐貳亦
無分别畱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其後天子遇有
親征巡幸則畱大臣守衛京師今謂之居守有古
貴而今賤者中書欽天監提舉巡檢校尉也葢古
中書爲政府今則書寫閒秩古欽天監乃太史令
位在丞相上今則天文散郎古提舉巡檢乃糾察
郡縣監司今提舉六品官巡檢小吏也古校尉宿
衛勳貴重臣今則騎卒也有古賤而今貴者侍郎

給事也蓋古侍郎乃郎官今則亞卿古給事乃執役之官今則諫議言官也

